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七)

DAOISM

道教

——歷史宗教的試述

[俄] 陶奇夫 著
邱鳳俠 譯

齊魯書社

道教



道教學譯叢(之七)

道教

——歷史宗教的試述

齊魯書社

道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道教：歷史宗教的試述／〔俄〕陶奇夫著；邱鳳俠譯．—濟南：齊魯書社，2011.2

（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333-2490-2

I. ①道… II. ①陶…②邱… III. ①道教—研究
IV. ①B95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19945 號

道教——歷史宗教的試述

〔俄〕陶奇夫 著 邱鳳俠 譯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13.5

插 頁 3

字 數 323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490—2

定 價 40.00 圓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佔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佔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讚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官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盡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卻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顛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序

大約是9月下旬，邱鳳俠來電告訴我，她翻譯了俄羅斯著名漢學家陶奇夫教授撰寫的專著《道教——歷史宗教的試述》一書，並把譯稿的電子文本傳給了我，希望我為這本書寫一篇序。然而，由於我手頭的事情實在太多，一拖就三個月，直到現在纔動筆，耽誤了出版時間，實在不好意思。

我對道教研究不多，邱鳳俠所以請我寫序，可能因為我曾是她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而又曾與陶奇夫教授有一面之緣的關係。

大約是上世紀90年代末，陶奇夫教授來北大哲學系訪問，當時他是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宗教哲學和宗教學教研室主任。他的來訪，主要是來探討兩系間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問題的。在與他交談中，我深深為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之情所感動，為他對中國文化孜孜不倦的學習和鑽研的精神而讚歎。我記得，當時經過磋商兩系簽訂了一個交流計劃，而且第二年就開始實施了。可是沒過幾年，消息傳來，說他病逝了。當時我還不太相信，他還不到50歲，正值年富力強做學問的黃金時期，怎麼就驟然離世了？

後來，噩耗得到了證實，不禁爲之歎息不已，誠爲兩國學界之共同損失。

陶奇夫教授的這本《道教——歷史宗教的試述》，在俄羅斯學界有很高的評價，被認爲是俄羅斯道教學研究新里程中的一本代表作（請參看本書附錄，吉瑪·阿爾捷米耶夫的評論文章）。本書內容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了東西方學界關注的一些道教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如：“道教的一致性問題”（也就是中國學界討論的“道家”與“道教”的關係問題）、“道教——中國的民族宗教”、“道教和民間信仰”、“道教和國家”、“發展的規律性：‘哲學的’道教和‘宗教的’道教”、“道教的長生學說”、“傳統中國的道教和煉丹術”、“道教學說總評”、“道教思想：‘玄學’的哲學和倫理學”、“道教的宇宙生成學和宇宙學”等十大問題；第二部分則是概要地論述了一下自道教產生直至現代道教的發展歷史，以及各時期道教的特點等。對於外國人來講，這已是一部相當全面瞭解道教文化的專著了，俄羅斯聯邦普通和職業教育部把本書推薦爲“高等院校人文專業學生的參考書”，確實是很恰當的選擇。

對於我國讀者來講，本書也有其值得鄭重推薦的價值。由於陶奇夫教授對東西方學界在道教研究方面的情況有相當充分的瞭解和掌握，同時也有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所以在討論第一部分中的每個問題時，他都會廣徵博引東西方著名道教研究學者的有代表性的論點來進行分析和評論，然後再表明自己的觀點。即使在第二部分的歷史概述中，他也會不時地徵引有關學者的論點來加以分析和評論。所以，閱讀陶奇夫教授的這部專著，不啻同時閱讀了一部東西方現代道教研究的簡史。誠如阿爾捷米耶夫的評論文章中所說的，本書“作者利用自己對西方的、日本的以及一些中國學

者的道教研究的廣泛瞭解，出色地完成了現有資料的綜合和（特別是在歷史方面）奠定基礎的任務”。儘管本書探討的問題還遠遠不夠全面，其中的一些論述和觀點，也尚未為道教研究學者所認同，但他梳理出的這些道教研究中的問題和各種不同的觀點，則給後來的道教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有關道教研究方嚮、方法等方面的啓示。

當今的道教研究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中國的道教研究學者也不能再關起門來研究了，而必須要具有一種世界性的視野，關注世界各國道教研究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走嚮。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必將在這方面起到積極推動的作用。感謝邱鳳俠的辛勤勞作。

樓宇烈

2009年12月22日

目 錄

總 序	1
序	1
緒 論	1
第一章 道教研究的基本問題	11
第一節 道教的一致性問題	11
第二節 道教——中國的民族宗教？	23
第三節 道教和民間信仰	29
第四節 道教和國家	40
第五節 發展的規律性：“哲學的”道教和“宗教的”道教	43
第六節 道教的長生學說	56
第七節 傳統中國的道教和煉丹術	73
第八節 道教學說總評	115
第九節 道教思想：“玄學”的哲學和倫理學	122
第十節 道教的宇宙生成學和宇宙學	139
第二章 道教歷史概述	181

第一節	道教起源問題	181
第二節	帝國建立前和早期帝國的道教 (戰國、秦朝和西漢)	194
第三節	“天師”和道教“教會”(二至三世紀)	223
第四節	“天下分裂”的混亂時代的道教(四至六世紀)	237
第五節	唐、宋時代的道教:整合與變遷	279
第六節	道教“改革”及其影響	318
第七節	晚期道教(十四至十九世紀)和現代中國 ^①	
	道教史時期劃分問題的基本結論	339
	圖書索引	345
	俄羅斯著名道教學者陶奇夫和他的《道教—— 歷史宗教的試述》	374
	後 記	411
	叢書後記	412

① 譯者注:根據作者生前的要求,本節不翻譯。

緒 論

以此鄭重紀念我的老師

維克多·瓦西里耶維奇·彼得羅夫

什麼是道教？這絕對不是個新問題，但在漢學存在的整個過程中對它的回答是各種各樣的。當代學者也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他們的觀點也不一致。對一些學者而言，道教是哲學學說，於公元初“退化”為宗教，與最初的學說沒有任何共同點。對另外一些學者而言，正相反，恰恰道教宗教是道教本身，而其產生和形成之前的傳統建立期基本就被移到括弧之外。一些研究者首先強調道教的烏托邦思想，稱道教是反對派類的和充滿自由思想的教派，而另一些研究者則指出正統神職人員和帝國政權及帝國思想體系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在對待民間信仰和崇拜方面的對立（甚至就是敵對）態度。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為所有中國思想史學家所熟知的這種二律背反的例子。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可以把這一切解釋為對現象研究的不足，史料選擇的片面性，史料範圍不寬泛——簡單說，是主觀因素造成的嗎？是否可以假設，在研究對象——道教

本身上就充滿了矛盾呢？有一種觀點雖不新穎，卻很公正，即研究和理解非歐洲文化（包括中國的）是異常困難的。此外，道教研究特別困難也是由該宗教的精神第一性特點決定的。取代邏輯清晰的推論分析的是非常有意識的“含混和模糊”的觀點，取代邏各斯的是混沌。可能，後一個詞是理解道教本質的一個關鍵，因為混沌——道教的核心概念之一，其蹤跡存在於整個道教宇宙觀體系（或矛盾對立體系）中，使吉拉多特有理由談論道教的理想是“混沌秩序和美好無序”（吉拉多特 N. J. , 1978）。在這方面，《莊子》的一個神話（第七章）很有代表性。其中講到，從前北海之帝和南海之帝（陰陽類相輔相成的對立面）在混沌中相遇。但是帝王們（順便提一下他們的名字——儵和忽）想把混沌變為人。於是他們在混沌身上鑿七竅（按人的“竅”數：雙眼、雙鼻、口和雙耳），每天鑿一竅。第七天，混沌死了。在這一近似著名的盤古神話類的完全可以稱為宇宙生成的神話中出現了對道教非常重要的宏觀宇宙和小宇宙同態的思想，以及作為萬物之範例和模式的混沌思想。這個混沌觀點貫穿了道教的所有層面。顯然，這種體系受到的分析、描述比傾嚮於嚴謹推論的學說要少得多。然而，任何一個誠實的道教研究者都應該敢於把道教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來接受，無論這個整體表現出什麼樣的矛盾對立性。要預先說明一點，首先應當在道教中尋找的不是哲學體系的結構，而是莊子特別喜歡談論的那個“大塊”的宏大混亂。然而在漢學中，道教是真正需要科學認知的對象，所以必須從瞭解其特點過渡到通過認識、分析來“掌握”它，並予以明確和澄清。歸根到底，道教從一個“祕密和不公開”的“神祕含混”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科學認識方面，在傳統社會中履行一定的職責，並在其結構中有自

己的位置。

道教研究有哪些主要方面呢？首先是從其理論模式的構造角度對其理論內容和學說內容進行歷史哲學分析。這裏指的是對作為某種常項的成熟道教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時間先後順序和決定這個整體各方面起源的時間間隔問題可以被忽略。另一個問題是歷時現象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對客體，即道教的認識的研究，與對其歷史的研究具有不同意義。在相當程度上，這種方法比第一種更好一些，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歷史主義原則，並彌補了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過於抽象化這一不足。歷時性方法還要求在一定的具體同期斷面上研究道教功能；縱嚮排列，它們也組成了道教傳統的歷時性模式。接下來，可以並應該在歷史和社會學方面對道教進行研究，因為它是決定中國傳統文化特殊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反過來它又受到這種文化、這一社會及其社會經濟基礎的制約。當道教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非常重要的體系、因素的時候，它就在該結構中的每一個具體歷史時期都履行著特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研究這些功能將有助於判定道教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於明確其特點。還要考慮到一點，道教從來都不是某種思想體系和組織制度的統一體，它是以一些非常獨立的派別形式存在的。因此上述研究角度是研究道教本身的結構在社會中和在道教範圍內以其某些流派和學派方式主要履行的功能。與此相關的還有對亞結構——道教學派和教派——在學說層面和獨特的組織制度方面進行研究。

可以將道學研究的文化學方面單獨劃分出來，即道教和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整體的相互作用關係。

至於更具體地反映上述的各個方面，則它們可能種類繁多，而全部或大概的清點它們是不大可能的。可以舉出一些具體問題為例：關於道教的一致性問題，關於道教作為中國民族宗教的問題，關於道教和民間信仰、道教和科學、道教和中國藝術等等的關係問題（關於道學研究問題詳見：尉遲酣，1969～1970，第133～136頁）。至於本書的研究，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初步性的，因為這是蘇聯學術研究中首次嘗試對道教作專著性研究。有關本書的具體研究目標將在後面詳細闡述，這裏暫時要先作一個簡要的史料研究概述。

如果說在20年前道教研究還處於萌芽狀態（在這個大背景下只有一些個別的研究，首先是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的著述），那麼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首先，《道德經》和《莊子》類的著作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這些著作被眾多專業學者和大量業餘愛好者多次翻譯和改述。此外，西方科學賦予了它們“哲學的”道教的地位，以有別於漢代以後“宗教的”道教，後者被視為對原有學說的迷信歪曲，與古代經典作品的哲學沒有關係。一方面，這種觀點導致缺少對道教的宗教方面和哲學方面關係的分析（也包括在早期文獻中），另一方面，似乎把後者排除在已經存在了兩千年的道教傳統之外。

近期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向好的方嚮轉變，晚期道教成為集中研究的對象。史料範圍有了極大的拓寬，現在任何一項嚴肅的道學研究都已經不可能不廣泛引用《道藏》——最豐富詳盡的道教文獻摘略資料了。這些積極的轉變同1968年起定期舉辦的國際道學會議（目前已舉辦三屆）有關；同李約瑟的工作有關，他在其重要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李約瑟，1954～1983）中證明了道教煉丹